

旅法
漫笔

探“险”之行

□碧水

那一晚,儿子言行反常。我洗碗,他接盘;我喝茶,他递壶……少见的殷勤。

我上床,他躺在身边,望着天花板,发呆。今晚怎么啦,为明天小镇之行?

是啊,你独去小镇呢,你知道此行有多危险吗?

公交车去,公交车回,有什么危险呢?

嘿,还说坐公交车不险。去奥克松斯小镇的迷路不就是坐公交车去的吗?迷路是一险,还有……儿子掰起手指,连连说险。坐7点多的车,抵蒙特弗朗莱沙托镇(简称蒙特镇)不用半小时。冬季八点半,天才亮透。黑咕隆咚的小镇,一个人,险。小镇的西边是森林,常有野生动物出没,万一来头猪,也险。我老师在小镇出车祸,是野狗撞的,危险吧。法国的有些小镇连手机信号都没有,怎么求助?还有通往小镇的公交线,有些是来回线路不同,有些是来回站点不同,从没坐过的线路,让人难辨方向,你人生地不熟,又不会法语,怎么与人沟通。上次是“家乐福”救你,蒙特镇没有,再迷路咋办?明天还是别去了,否则太危险。

在贝桑松办好公交月卡,我拟定了小镇的探索之行。贝城公共交通分有轨电车与汽车两种(出租车例外),自1至94路,有52条线来往于全城的街道与乡村,其中0-2字头的小数字线路为城区线,3-9字头的大数字线路开往乡镇。与家乡的公交车不同的是,每个公交站台皆贴有公交车停靠本站的时刻表。这样,我持时刻表,坐公交看小镇。不幸的是去奥克松斯小镇,竟像走进迷宫似的迷了路。小镇居民少,街头行人更少,好不容易遇上一位,却因语言不通,问路无果。站在路口询问司机,像家乡驾车族不识公交线路那样,男的抑或女的,皆不知时刻表所标的公交站点。后问到一对母子,亦不知公交站。幸亏想到公交线沿途的“家乐福”超市,用洋泾浜的音调反复说着“家乐福、家乐福”一词才遇上“知音”。母子俩将我送到超市的停车场。

孰料,儿子竟会借此说险。探索之行被如此“吓唬”,仿佛真变为探“险”之行。

去乡镇的公交站时刻表,有些时间后印有红色的电话听筒符号。人在旅途,真的吃一堑长一智。迷路后,研究时刻表才知此符号是公交车的预约服务标志。

何为公交车预约?去蒙特镇探个究竟。行前,写好中法文纸条去公交公司。一位戴眼镜的金发姑娘替我约定明天7点25分去蒙特镇。致谢时,这位金发女郎又在时刻表上的预定时间画上两个圈,一圈是去的时间,一圈是来的时间。空白处写下“请坐一辆小公共汽车”的提醒。

翌日,在米可波罗候车,3号站台没他人。约7点20,驶来亮着“TAXI”灯的非亚特。小公共汽车是辆出租车?没容想明白,司机摇下车窗,问是“WANG”?继而司机递给一张A4纸。浏览这纸,上印16项内容。第六项是我的姓名,始发时间、始发地、目的地。司机打开车门,我坐上副驾驶座,指指计价器,没开口,司机连说“NO”,我递去公交卡。司机刷卡验证时,后排右门被一小伙子拉开。其与司机对话,递上公交卡。司机验卡。司机打电话……话音刚落,车的发动机响了。在“Cassin”站,一女士上车。之后,小公交汽车载着三乘客,一路南行。

窗外的景色不是丛林,就是田野。于丛林与田野间,偶有民居。左窗外的天际渐渐发白。一路向南,不见野生动物出没标志。十余分钟后,小伙子下车。莫约又行驶几公里,女士下车。车,越往南,道路两旁的腹地越大。驶过一大片缓坡的草地,一群花纹荷兰牛从车窗掠过……探“险”之行就在如此的晨色前行。



我和我的舞龙队(二)

总第 6140 期 配图 庄瑞君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2013年底说好的事,因舞龙需要的经费与招募人员,一直耽搁到了2014年春。当桃花开得最盛的时候,郎云龙的电话来了。

他说他准备得差不多了,让我过段时间来残联,到时和区聋协主席见个面。

7月2日,在区残联,我第一次见到了区聋协主席。他白面,小光头,个子不高,清瘦,一身休闲服,骨子里透着一股干练劲。

我们打过招呼后,就让郎云龙和他去沟通经费的事。舞龙经费是从(聋协)总经费里抠出来的,数目少得可怜,但总算还有点。我看他们聊天,不是用手语交流,就是在纸上涂涂画画。当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就大了——说几句话都这么累,那以后怎么教啊?毕竟教舞龙可不是平常说的大白话。

他们谈完,我把电话号码给了聋协主席,示意他打我电话,相互交换号码。他嘿嘿一笑,发了条短信给我,写着“你是猪”。当时我就明白过来,聋哑人是没有打电话习惯的,而他也忘了,他打我电话,我是可以听到的。我们

之后一有空闲,虽没有答应,但我还是重抄起了旧业,把家里的那套舞龙图纸全拿了出来。细细地翻看曾做下的笔记,许多记忆开始恢复,但有些却变得越来越模糊,毕竟我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没舞龙了。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,不知自己的能力够不够,也不知自己能否教好他们。毕竟这种舞龙队,放在全国而言,好像都没什么人尝试过。

后来许多好友得知了这个事,纷纷来劝我,说:“你现在还是个病秧子,想法挺好,但你觉得你行吗?做一件事之前,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。不然到时你汗流了一地,却没把他们教好,出洋相不说,说不定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。毕竟三年的医嘱在那里,这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他们见我不听劝,就开始不断给我泼冷水,让我快点清醒,说找个专业老师过来,都不一定能把这块硬骨头啃了。我知道他们都是为

舞龙队差点胎死腹中

都在用固有的思维方式思考着一件事。这也再一次让我感到,和他们沟通有多难!

当我踏出大门,要回家的时候,郎云龙把我叫住了,说他有件事忘了和我说。我问他是什么?他说:“以后舞龙地点定在这里了。”我说之前不是说好了,怎么又变卦了。他说:“这事没有办法,因为以后来舞龙的人大多是镇海人。”我说:“骆驼离我家太远,电瓶车来这里都要四十多分钟,一周两三个晚上来回跑,我妈不同意不说,我也会累塌的!”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少数总得照顾多数人吧?”

这件事,我们各持己见,就这么僵持着。几分钟后,他的态度一改往常,突然变得强硬了。他说只给我两种选择:一种要舞龙的,以后就来这里;还有一种,就当这事没发生过,队伍解散,各回各家。

我听了,火大了,脸一黑,在心里大骂:“我今天都是请假过来的,损失的工资都没地方报销,你这是逗我玩啊?!看来我是吃饱了撑的,多管闲事了。”边想着这些,我边扭头就走。

踏出大门时,看到聋协

主席还呆呆地站在门外,像在等着我的回音。他用崇敬的眼神望着我,把我当个人物看待。我突然心中一抖,有点犹豫了。转念一想,大丈夫能屈能伸,手臂要麻就让它麻,累就累点,死不了的。毕竟这对于我而言,不论是能力上的锻炼,还是舞龙上的再次成长,都是一次不错的机会。

想到这里我的脚步明显放慢了,只等郎云龙一声喊,给我个台阶下,到时我们再好好商量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预想中的事没有发生。当时我就知道,我对他的判断失误了。不由得在心里“暗骂”,这个厉害的角色,好似把我的心给看透了。

于是走到拐角处,我不得不假装镇定地回头,说:“那就这样,你先安排下人员,容我几天时间再想想。”

郎云龙还站在老地方,露出了半张得意的笑脸,点头同意了。这算是我给他留了个面子,也给自己留了个继续周旋的余地。毕竟他的这个想法挺好,而我又太热爱舞龙这项运动了。

从队员到教练的蜕变

我好,毕竟都是从小玩到大的。这样的劝诫听多了,再坚定的心,也会一点点土崩瓦解,开始动摇。当时我不断问自己,我行吗?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。

于是我又开始庆幸自己还未答应对方。但没事的时候,我还是忍不住去翻图纸,看各种舞龙视频。

一段日子后,一套以前学的舞龙套路,我基本能让它在脑海里复原了。而做舞龙动作训练,我一般拿家里的竹扫帚练习。因为不论它的重量,还是抓竿的手感,都和真龙差不多。这也是以前我舞龙比别人漂亮的秘密。但刚开始练的时候,我的身体明显感觉不适,毕竟很久没有这么剧烈运动了,再加上体内的一条不锈钢与肌肉摩擦加剧,一阵疼痛感紧随而至……

渐渐的,时间长了,我发现做舞龙队员与做舞龙教练有很大区别。做舞龙队员,你自己会了,就好了。而做舞龙

教练,你必须了解全局,精准把握细节,不然到时你只知道龙头怎么舞,要出洋相的。

最后我没忍住,开始为聋哑人设计起了舞龙套路。这些舞龙动作,都是从正常人的舞龙动作中抽取而来。我挑动作有两点要求:一个做起来必须干脆、简洁;一个不需要前后队员太默契的配合。毕竟这两方面,是聋哑人最缺失的。

设计完一套舞龙动作,为了以防万一,我又开始给每个舞龙队员在每个舞龙动作中,标注技术要求。比如:“龙穿身”这个动作,从哪个队员开始,要从哪两个队员之间穿过去。比如:“纵向曲线慢腾进”,每个队员是怎么从每节龙身上跳过去的。种种这些,都需要我提前做好功课,不然到时是要出洋相的。

等我做完这些,之前关于训练地点的事,也就不算事了。因为我已经走在教聋哑人舞龙队这条路上,不可能再轻言放弃。